2022.11.14 星期一
编辑 唐 舸 倪卫文
新闻晨报

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 特约刊登

## ■早闻狄声

# 阿瑟，一次事先张扬的走红

兜兜转转，“11月男友”的名号落到了陈飞宇头上。在新剧《点燃我，温暖你》中，他化身天才青年李峋，又酷又拽的表演被夸奖为“晋江文学男主角从此有了脸”。于是，从前被嘲讽想红之心路人皆知的阿瑟（陈飞宇的昵称），如愿以偿地成为社交平台的热门人物，连刚刚拿下金鸡奖最佳导演的父亲陈凯歌，都获得了最新称号——“阿瑟他爸”。

但在全网热捧之际，有些疑问依然挥之不去：陈飞宇，真的火了吗？

有一说一，阿瑟的红，带有一种众所周知的刻意。新剧开播当天，陈飞宇先是主动发微博调侃“阿瑟”，随后上百个热门词条开始同时发力：有人说要“审判”阿瑟的演技，看看他在表演上有否进步；有人欲扬先抑，用“阿瑟我承认之前声音大了点”澄清对他的误解；有人感慨“谢谢陈红”，是她的基因让儿子貌美如花；还有人翻出阿瑟往日采访，形容他有着“清澈的愚蠢”，“笨蛋美人”形象实至名归。

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之下，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这部新戏，网友已经被灌输了陈飞宇的新人设，甚至认定，“讨论阿瑟”就是一种新潮流。无处不在的热搜话题，让人哪怕根本没有追看新剧，依然可以轻松地引用一连串热梗——阿瑟，年方廿二，基因优良，颜值出众，戏里是桀骜不驯的“拽王”，戏外是天真纯粹的好孩子。

他明明什么都有，却总是离爆红一步之遥，现在，他终于红了。

从青春题材的《秘果》，到玄幻男频的《将夜》，再到古装仙侠的《皓衣行》以及主打悬念的《淘金》，阿瑟总能得到其他演员无法轻易触及的“待爆作品”，却又总是赶了个晚集，失望而归。如今，这份求而不得的屡败屡战，唤起了大众的调侃和怜爱：原来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也会跌跌撞撞，处处碰壁。

然而，换个角度想，阿瑟的走红，依然离不开得天独厚的影视圈资源，离不开互联网时代的精密算法。他的屡败屡战，不过是因为有着大胆试错的空间；而今天的人气飙升，亦可以认为是一种长期投入后的必然回报，是从零开始闯荡的年轻人不敢想也不能拥有的幸运。

想明白了这一点，刚刚品味到走红滋味的阿瑟，或许应该更谨慎地思考自己的未来：在玩梗的热潮退去之后，外界还会包容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“资源咖”吗？除了偶像剧里精心描画的角色，他是否还能交出让人信服的作品？这次事先张扬的走红，是揠苗助长还是水到渠成，依然还是一个未知数。

媒体人

## ■钱眼识人

# 躲进霍格沃茨的成年人

也不知道最终算不算好事，反正家里的小朋友彻底掉进了“哈利·波特”系列的坑里，为了增加亲子互动的效果，我也跟着把哈利·波特的电影又重温了一遍，免得被追问混血王子、泥巴种、哑炮这些专业名词是啥意思的时候答不上来，这就有些尴尬了。

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不惑之年的我也再次入坑了，年轻时看哈利·波特看的是特效、是想象力，甚至是一种懵懂的青春情绪。现在我又看到一些别的意味。前阵子饰演海格的演员去世，我在房间里想到这个大胡子时竟然有些泪湿，哈利·波特最好的朋友是谁？或许有人会说是罗恩、赫敏甚至邓布利多，但我说是海格。他是完整目睹哈利·波特从婴儿到青春期的人，是第一个毫无保留给予同情与爱的人，海格懂得一个被歧视、被排斥的小孩内心被孤独噬咬的滋味多么难受，也只有海格给予哈利最温暖的祝福，活下去。

关于“铁三角”，因为扮演者在社交平台上对原著作家罗琳女士公开割席，因为一些社会议题的观点存在分歧，这也让我唏嘘。好在，扮演伏地魔、马尔福的演员适时感谢了罗琳对于全球读者造梦的贡献，每个人都有表达观点的权利，不应该因为正常的表达而被攻击、伤害，从某种角度上说，哈利·波特系列最深刻的主题就是试图揭示偏见如何衍生恐怖的仇恨、推动暴力。伏地魔、马尔福都来自斯莱特林学院，因而一些网友就说，仗义多出蛇院，狮院薄情寡义，这种与小说剧情全然倒挂的情形，也让我觉得荒诞。而这些感悟是小朋友难以理解的，恐怕只有他们长大之后用自己的身体、心灵真实地磕过，痛苦过才会理解。

再看原著，一些细节再次清晰，深意浮出水面。比如摄魂怪是什么呢，书中一再说它最仇恨的就是快乐，现在我觉得摄魂怪就是抑郁症的隐喻，一旦被摄魂怪缠上，就意味着一个人被关进无形、移动的阿兹卡班。书中驱赶摄魂怪的咒语是“呼神护卫”，每个魔法师的守护神都是不一样的，哈利·波特的是一头鹿，是他已故父亲能够幻化的动物，也就是说父母之爱是哈利的精神支柱。赫敏的守护神是水獭，代表着智慧，她也的确是靠阅读构建强大自信心的女孩，在霍格沃兹，赫敏是被人歧视的“泥巴种”，父母都是普通人。所有这些设定，都能在现实世界里找到对应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是无数碎片拼搭出的多棱体。连伏地魔，我也格外注意到他是一个遭遇父亲冷暴力的可怜小孩，自卑挤压出疯狂、偏执。

哈利·波特的故事最治愈的一幕就是第一部。一个看似没有明天的小孩终于穿过了站台，眼前有通往霍格沃茨的列车，一个新世界徐徐展开它的丰富，哪怕依然有风暴、暗夜，但有希望的感觉真好，分院帽说过，重要的不是你是什么人，而是你选择成为什么人。

媒体人

## ■花言峭语

# 电影的确是有命运这回事的

关于电影，最近最热的一个话题是“被低估的国产电影”。回顾和重新审视被低估的电影，成了几大平台的热点，自媒体也纷纷跟进，提出自己心目中的“被低估”。《无极》《江湖儿女》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《妖猫传》《半个喜剧》《仙剑奇侠传》《笑傲江湖》（李亚鹏版）等影视作品纷纷上榜，有的是被误杀了，有的是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。而其中有一部，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可的“被低估”，那就是冯小刚导演的《一九四二》。

《一九四二》于十年前的此时上映，上映后，得分勉强维持在及格线，十年后，得分却逐渐回升，目前是8.1分，而且其中的剧照和对白，常常被引用，成为社交媒体的经典梗。只是，十年前，肯定和赞美《一九四二》的影评人例如史航，被指收钱，十年后，却没有人向他们道歉。

《一九四二》的好，在于它没有过度故事，没有过度情感，更没有过度表演，它努力地把人物的形象、性格都打淡了，分配给每个人的戏剧责任、情感责任，都不是很多，张国立、陈道明、李雪健、徐帆这些老戏骨们，在有的电影里，常常很用力，但在这个电影里，却都用力在骨子里。每个人都没有过于鲜亮过于艳丽，对他们身世性格的着墨，都是点到为止，因此给人更多想象空间。它一开始就把同情、感动、震撼这些情绪制止了，用一种瘦削平淡的手法，配合它的荒原人主题。它像个土苍苍的麻袋，什么都貌似打散了打淡了，看起来非常不起眼，但里面结结实实地装满了土豆，幽暗的形状，幽暗的质地，说尽了中国人的宿命、性格，以及生命力的坚韧。

《一九四二》呈现了电影的文学本质。它在大饥荒这个面上，给出两条线，两条线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连接物，老东家和委员长、省长之间的关系，就是灾荒和饥饿。但电影很自然也很自如地在两条线中间跳跃，这种自然，是一种好小说常有的自然，作者知道自己笔下在创造一个世界，对其中的人物和事件有充分的了解，才会有这种自然。《一九四二》的电影从小说原著中收获最大的，就是这种自然，编导和原著作者能够平等对话，才能理解这种自然，并且很平实地展现出来。

它完全不同于冯小刚此前的电影。他是完全有能力把它拍成《唐山大地震》那种电影的，价值观直接，道德抉择一目了然，人物鲜明，剧情戏剧化，让电影里电影外哭成一片。但他没有，他以为观众对他的惯性的商业期待，可以掩护这部电影的野心。但他以前的观众群，面对这样的电影，有点不知所措，它反而吸引和震慑了我这种对他此前电影不很满足的观众。

当时看到的评论里，网友“Running只是一团矛盾而已”的评价很得我心，她说，“这样的题材却并没有强求眼泪的任何举动，不得不感叹，主创们的思维很干净，这年头罕有的干净。”是这种干净，成就了这部电影。

但很不巧，当时的我们，正在一个镀金时代，电影世界也是一片莺歌燕舞，情况可能正如严锋所说：“现在的电影观众对这么苦难和沉重的题材可能有些回避，这倒并不是出于冷漠，而是因为电影已经在大众想象中成为一种娱乐消遣和放松的形式。大家已经习惯了去电影院享受快乐，而不是感受痛苦。”

同时上映的三部电影，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《一九四二》《王的盛宴》被观众戏称为“三部吃人的电影”，当观众一定要在几部电影中做出选择的时候，许多人选择了《少年PI》。《少年PI》被视为《一九四二》的对手，不仅仅因为两片势均力敌，而是因为它们的取向刚好相反。一个明媚温馨，一个沉重阴郁；一个建立在想象基础上，一个以现实为依傍；一个是灵的华美飞翔，一个是肉体的艰难移动。

我们本以为那个更轻、更复杂、更瑰丽、更有未来感的世界，很快就要到来，但十年后我们才发现，这样的道路是曲折的，于是《一九四二》重新被认识，重新得到肯定。出版界的朋友常说“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”，但不论是书还是电影，甚至科技产品，其实都有自己的命运，都有和自己所在的时代碰撞或者背离的时刻，就看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你遇到的是什么了。

作家

## ■情人看剑

# 多一些像宁浩这样的“电影学院”

“有的导演身边寸草不生，有的导演周边草木茂盛。”今年的中国电影金鸡奖近日在厦门举办，当地一所大学的论坛活动上，有人这样形容。话出有因：有大学生站起来细数韩国电影近年的凶猛势头，从《思悼》说到《寄生虫》及今年的《分手的决心》，然后抛出终极一问：中国电影怎么办？坦白说，其陈述确实像长篇论文的开题报告，三言两语难有答案。不过，现场一位老师给出他的意见：“一个导演就是一座电影学院”，如果多一些像宁浩这样的导演，中国电影的面貌会更不一样。

当然是因为宁浩导演发起过“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”。当时签约扶持路阳、文牧野等一批新人，陆续推出《我不是药神》《受益人》《奇迹·笨小孩》等佳作，今年又在金鸡奖专辟一个“火眼金睛计划”，为有志于创造商业价值和类型叙事的新人新作助力。业内评论他借此带领一批年轻人奋力拓展中国电影的类型疆域，所言不虚。也必须是一代人共襄盛举而形成规模，才可能翻起惊天巨澜。

所以，电影节最具活力的单元往往是那些创投会，看一个个年轻人登台讲述他们创作的故事，他们面目稚嫩、举止生涩，但他们眼里有光。据说光是“火眼金睛计划”这次就收到了八九百个项目及剧本，到底有多少热爱电影的年轻人在埋头搞创作呵，想想就令人咋舌。

劳伦斯·布洛克在《小说的八百万种写法》里说，能不能成为优秀的创作者没什么要紧，如果没有写作欲望，大可一生只列购物清单，但他希望一个人能完成处女作，因为这是一场极具启发性的、无与伦比的自我发现之旅。参加创投会的那些年轻人，无疑都迈出了这重要的一步。他们来自各行各业，或是半路出家，有的是在公司里上班摸鱼码字，有的是疫情居家时闭门造车，登台讲的也不全是创作理念和技巧，而是那些触动他们、启发他们的生命点滴，比如原生家庭的切肤之痛，比如在城中村目睹过的那些人与事，甚至少年时代上学路上经常遇见的一位老人……他们的自我发现之旅，由此起步。

纵观这次被宁浩选中的项目，面目之多姿多样，也是乱花迷眼：青春犯罪、女性职场、科幻穿越、年代史诗、黑色幽默、都市中产……发现“潜质”比发现“完美”更需要一双慧眼，每一个尚不成熟的剧本都相当于一部大片的雏形，渐次浮出水面，而后臻于完美。对于中国电影来说，还需要太多类似宁浩导演这样的“电影学院”。

媒体人